



HUI ZU
SHAO
NIAN

回族少年

赵 雨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战争时期，华北地区小杨庄的一群回族少年，配合边区政府和部队，机智勇敢地与国民党保安团及潜伏的敌特作斗争，掩护了伤员，治愈了军马，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，巩固保卫了边区政府。孩子们在严酷、复杂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。

宽宽的北运河，象一条闪闪发光的绿色绸带，从北向南飘在华北大平原上。假如把它比为天上的银河，那么，它两岸那大大小小的村庄，简直就象满天的星星一样。

小杨庄就是这些星星中的一颗。它座落在离运河东岸五里远的平原上，有一百多户人家。小杨庄里住的都是回民。

我要讲的故事，就发生在小杨庄。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，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前后……

第一章

过了立冬，小雪花忽悠忽悠飘扬起来，小杨庄村西头的葫芦坑，就结上一层晶莹的、象玻璃似的冰。

这儿可是孩子们的天堂。

今天是村里的“主麻”日（伊斯兰教定星期五为

礼拜日，称主麻日）。太阳偏西了，村里清真寺那高高的“召唤楼”上，传来“笃笃——笃”的梆子声，那是寺师傅敲着已经裂了纹的木梆子，召唤村里一些信教的“乡老”们去做礼拜。孩子们可不去礼拜。他们各自回家，撂下书包或粪箕子，一个个象小老鼠一样打各家门口溜出来，争着到葫芦坑上“打滑擦”。

葫芦坑是小杨庄西街口的一个大水坑。眼下，那浅锅底形、铺着厚雪的冰层上，已经冲出一条亮闪闪的“冰道”。孩子们在岸上排着长队，一个接一个飞一样跑下斜坡；到了冰面上，他们两腿叉开，胳膊乍着，身子就象箭一样顺着冰道向坑中间驰去。滑得好的，能冲出三、四丈远。

“咱们玩钻大门，好不好？”矮墩墩、胖乎乎的二牛，呼儿喘气地打冰道旁边跑回来，朝岸上的小伙伴们喊。

“好啊！”岸上的孩子们蹦着脚响应。

二牛找了根秫秫秆，撅成两寸多长的六小节，立在冰道上。不大会儿，三个“大门”做好了：第一道门在冰道开头不远处，两根秫秫秆中间有一尺宽；第二道门在冰道中间，宽约半尺；第三道门在冰道尽头，宽也就三、四寸。

穿花棉袄的二丫头，见男孩子们一个个憋足了劲，挤在高坡上要往冰道上冲，知道呆一会儿自己就滑不上了，她就站在坑坡下，央求二牛说：“牛子哥，让我先试着滑一下，行不？”

二牛见有人叫着“哥”求他，龇着小虎牙笑了，右手一挥，带着长辈的口气说：“行啊行啊！留神——可别摔了后脑勺。”

“哎！”二丫头答应着，听出二牛的“话尾巴”带刺儿，就笑着瞪了二牛一眼。

二丫头朝坡上退了几步，扭扭摆摆地跑上冰道，滑过了第一道大门；后来身子一侧[zhāi]歪，她怕真应了二牛说的“摔了后脑勺”，就一猫腰，好，这下摔了个“大马趴”。

“嘻嘻！”岸上有几个男孩子轻轻笑了。

二牛朝岸上一挥手：“去去！笑什么！人家是女孩子嘛！”

二丫头从冰道边的雪末子上站起来，掸着花棉袄上的雪，感激地瞥了二牛一眼。

二牛趁二丫头掸雪的工夫，飞快地跑上岸坡，排在长队的第一名。他奔跑着冲下高高的岸坡，右手象摇着一根无形的鞭子似地晃着，高喊：“瞧我的！”

“噌——”一下滑上冰道。他滑过了头道门，又过了二门，正洋洋得意，没想到被冻在冰上的一根小树棍一绊，“噗”地滚进了冰道尽头的雪堆。

“噢——滚元宵喽！”岸上的几个男孩子又哄起来。

二牛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朝岸上一梗脖子：“谁哄了？谁哄我揍谁！”他一伸拳头，岸上立刻鸦雀无声了。“你们滑的时候，可留神屁股摔两瓣！”这后一句话，又把大伙逗笑了。

二牛可没真生气，他也呵呵乐了。

“该我咧！”二丫头的哥哥、瘦高个大顺子，飞跑着奔下来，滑过了头门、二道门，过第三道小门时，把秫秫秆碰倒了。

在冰道边拍着手观看的二丫头，小心地走到滑溜溜的冰道上，把哥哥碰倒的秫秫秆又立好了。

铁蛋、柱子、大山等十来个孩子都顺序滑过了，可谁也没钻过“三门儿”。

岸上只剩下二牛的哥哥大锁儿了。

二牛用双手围在嘴边，冲远处的大锁儿喊：“哥——！来个燕儿飞，镇镇他们！”

大锁儿十三岁了。别看他个头不高，身子也干瘦



干瘦的，可腿脚利索，玩起“冰擦”、“爬树”，他都拔尖儿。只见他先往后退了两步，登上一个小土包，弯下腰，眯着眼瞄了瞄冰道的角度，“噗噗”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，双手又互相擦了擦，好象这样一来能给自己“加油”似的。然后，他“腾”一下蹿起来，两只胳膊一前一后飞速摆动，着，“哒哒哒”跑上冰道，稳稳当当滑过了头门、二门；紧接着一抬左腿，两只胳膊平展开，做出个“燕儿飞”的姿势，单脚“哧——”一下滑过了三门儿；又一转身，“喳！”两脚一并停在冰道尽头。

“好噢——！”孩子们齐声欢呼。

二牛更是乐得直蹦。他摘下头上的护耳毡帽，使劲往天上抛；他那新剃不久的光脑瓢冒着热气。

正在坑坡上打𦉳〔gā〕𦉳（一种两头尖、中间大的玩具）的哈三听孩子们称赞大锁儿，撇了撇嘴，大声说：“好——好个屁！”他见二牛的光头顶上直冒热气，眼珠一转，想出了个馊主意；他放下手里的枣木棍，双手在嘴边围了个喇叭，学着河西柳林镇子饭铺里跑堂人的腔调，起劲地吆喝：“嗨——刚出锅的热馒头哎——”

他本想逗孩子们跟着起哄。可大伙儿谁也没有笑

话二牛，倒冲他直撇嘴。

哈三十六岁了，长得尖脸猴腮的，还有一脸浅皮麻子。跟村里男孩子们那普遍的“光葫芦头”不一样，他那尖脑瓜顶上，还留三寸多长的“左分头”，自个儿还时常往头发上抹点小磨香油，闹得香不香臭不臭的。村里的老实庄稼人都戳着他的脊梁骨叫他“混混儿”，因为他从不踏踏实实地干活，倒跟在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的屁股后面，今儿到河西柳林镇跑个小买卖，明儿在村里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。

二牛见哈三取笑他，一挥手戴上毡帽，小眼睛瞪得绷儿圆，攥着一对小拳头，走到哈三跟前。

这两人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二牛论身量只到哈三的胸脯。可二牛象头小牛犊似的，哪怕眼前的这个“瘦麻杆”。

“怎么，找死呀！”哈三举起手里的枣木棍子，斜愣着眼说：“你站在那儿还没二块豆腐干高呢？敢跟我动手！”

二牛一猫腰从地上抄起一块碎冰，也举在头上，轻蔑地对哈三说：“二爷能怕你！你动我一下试试！”

哈三见二牛要来真格的，大锁儿、大顺子他们也

逼上来了，忙撂下手里的棍子，退了一步说：“你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！”

“别打架，别打架！”铁蛋儿跟哈三有点亲戚关系，这会儿忙挤上来劝架：“三儿哥，你有能耐，也来个燕儿飞，跟大锁比比！”

哈三是“有台阶就下”，他象被解了围似地，跺了跺脚说：“别看咱今儿没穿好皮鞋，也能把你小子盖了。”

大锁听出哈三话里带刺儿，刚要回骂，又忍下了。他拉过二牛，给弟弟正了正帽子，对哈三说：“欺负小孩算什么能耐，你滑滑让大伙儿开开眼！”

“滑就滑！”

哈三“啪”一下扔掉打杂棍子，“噌噌”几步跑到坑坡上，也学着大锁的样子眯眼瞄了瞄冰道，然后梗着脖子跑下来。他过了头门，二门，得意地一挺腰，想来个“金鸡独立”，没想到脚一滑摔了个屁股墩——“金鸡”没“独立”，倒来了个“母鸡趴窝”。

“噢——老太太钻被窝喽！现眼哟——”二牛这会可是真乐了。他冲哈三喊了声“呸！”撒腿就往坑坡上跑。

“噢——”“哟喝——”孩子们哄叫着，四散逃

跑，留下哈三一个人坐在冰上揉屁股。

“哈哈——这回露脸了吧！”岸坡上，传来一位老人爽朗的笑声。

哈三回脸一看，是村里卖豆腐丝的金四把（回民称爷爷为把把，金四把即金四爷），正蹲在坑坡上冲他笑。金四把六十多岁了，长着一把黄中泛红的大连鬓胡子，一副饱经风霜的紫红脸膛。他是大锁儿亲把把的四弟，打了一辈子光棍，眼下和大锁儿他们住一院。老人家整天背个盛豆腐丝的荆条筐子，走村串寨，常常将右手按在腮帮子上，象唱戏那么吆喝：“五香——豆腐丝地！”十里八村都认识他，因为他整天乐呵呵的，说话逗乐，有特别喜欢孩子，所以挺有人缘儿。

今天金四把从外村卖豆腐丝回来，见孩子们在冰上玩得挺热闹，就蹲在坑边“观战”。不得人心的哈三摔了个大屁股墩，自然招得他朗声大笑了。

哈三看见金四把身边有个豆腐丝筐子，忽然拍拍屁股爬起来，冲金四把走过去，还点头哈腰龇牙一笑：“哟喝，是四把呀！筐里还有豆腐丝吧？我来点儿——尝尝……”

金四把收起笑容，爱答不理地说：“想吃呀？掏

钱买！”

“尝点——行不？”

“别人尝行，你尝——不行！”

“嘿嘿！”哈三冷笑一声，二流子劲儿又上来了。他双手叉起腰，歪着脑袋说：“好啊，跟我玩这套！你这个老光棍子真是又穷又横〔hèng〕，得了——”他趁金四把没注意，“嗖”一下抄起老人放豆腐丝筐子上的秤砣，“说！让尝不让尝？我这肚子还饿着哪……”

“怎么，指着尝我的豆腐丝解饱啊！”金四把担心哈三要耍无赖，忙伸手夺秤砣。哈三一闪身，没让金四把抓住他。接着，他一扬胳膊，“嗖”一下将秤砣撇到冰面上，抽身跑了。铁秤砣“当当当”顺着冰道跳了一阵，远远地滑到坑中间的一块薄冰上：因为昨天有人在那儿挖河泥，新凿了个大冰窟窿，眼下只结了一层亮晶晶的新冰。

金四把走下坑坡，见秤砣落在薄冰上，急得直跺脚：“哎呀，这个小兔崽子！”

孩子们躲在坑坡上的柳树后面，把这一切都看清了。大锁儿见哈三跑了，赶紧奔下坑坡，飞身往冰上跑。二牛、二丫头、大顺子……也从四处跑回来。大

锁儿走到那块新冰旁边，用脚跺了跺冰，试试能不能经住人。还好，冰没有裂。大锁儿看看那停在薄冰中间的秤砣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俯身趴在冰上，轻轻往中间爬。

金四把明白了大锁儿的意思，站在冰道边冲孙子喊：“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哎呀，掉下去就没命啦！”

大锁儿眼盯着离手指头还有一尺多远的秤砣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把把，不要紧，掉下去我也会鳧〔fú〕水。”

冰上咯咯直响，还炸开小纹儿。二丫头吓得脸都黄了，冲大锁儿喊：“锁儿哥——快回来！回来！”

大顺子也嘱咐大锁儿：“手脚叉开点！”

大锁儿的手刚抓住秤砣，“喀嚓”一声，冰面裂了，掉进了冰水里。幸亏他会鳧水，忙扒着厚冰沿儿打扑腾。

金四把站在冰窟窿旁边，嘱咐大锁儿“要沉住气”，又吩咐大顺和二牛回家拿扁担勾。

大锁儿倒真的不慌张。他挥起拳头，将面前的薄冰砸碎，然后鳧到厚冰旁边，侧着身子往冰上一滚，嘿——上来了！他打冰上站起身，棉袄上的冰水哗哗往下淌。

金四把抚摸着大锁儿冻得通红的脸蛋，连声说：“冻着了吧？冻着了吧？快回家换衣裳。”老人家心疼得眼泪直在眼圈里转。

大锁儿伸出右手，嘴里打着哆嗦说：“给……给您！”

大伙儿看到，那沾着冰碴儿的秤砣，托在他的手心里。

第二章

大锁儿打冰擦出了一身汗，又掉进冰窟窿，着了凉。他奶奶把他按在热炕头上，又给他捂上两床破棉被，让他“发汗”。

大锁儿的父亲常年在运河西边的宋庄给人家扛长活，母亲在通县县城里替人家当“老妈子”，亲把把前几年闹日本时又被鬼子打死了，所以家中只有奶奶、四把、二牛和他四口人。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，日子过得挺艰难。

大锁儿掉进冰窟窿的第二天晚上，金四把上河西

柳林镇卖豆腐回来，急着来看孙子。他撩起蓝布门帘儿，进了正屋，冲躺在炕头上的大锁儿亲热地打招呼：

“大孙子，好点儿了吧？瞧，把把给你买好吃的来了。”说着，他右手伸进皮坎肩，打怀里掏出两个还带着热气的五香煮羊蹄，放在大锁儿的枕头边。

大锁儿打被窝里伸出精瘦的小胳膊，抓起羊蹄闻了闻，连说“好香！好香！”跟着就是一口。

金四把侧身坐在炕沿上，摸摸大锁儿的脑门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唔，还有点烫手！”

大锁儿忙说：“没事儿，明天我就下地。”他啃着羊蹄，见弟弟二牛正蹲在屋角用镰刀削朵朵，扭着个脖子，故意不往这边看，就招呼弟弟：“二牛，这个羊蹄给你！”

二牛早馋得快流哈拉子啦。他假装不好意思地走过来，从哥哥手里接过羊蹄，咧开大嘴就咬。“嘞！”上下牙正咬在骨头上，咯得他直吸气。金四把笑了，拍着二牛的头顶说：“傻孙子，急个啥呀？这羊蹄又不是烤白薯。”

站在门帘旁边的奶奶，见小孙子吃羊蹄这股狼虎劲儿，不由也笑了。奶奶脸上虽掠过一阵笑纹儿，心头却一阵辛酸：苦命的孩儿呀，平日连点肉星儿也闻

不上……

大顺子，二丫头，铁蛋等几个小伙伴，也看大锁来啦。小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奶奶从头发上摘下发针儿，把油亮捻儿挑亮一些，又招呼孩子们脱鞋上了热炕头。

金四把盘腿坐在大锁儿的枕头旁边，捋着连鬓胡子，给孩子们讲运河西边柳林镇发生的趣事。正说到热闹处，猛听得打西边传来“咕咚——嘎咕咕咕！”的枪炮声。

屋里立刻鸦雀无声了。大伙都侧脸望着西窗户，支棱耳朵听着远处的动静。

“咚！咚！”“叭！”“嘎咕咕咕……”

金四把一骗腿下了炕，站在屋地当间说：“听声音，好象是云河县城的方向。”

二牛“腾”一下打炕席上蹦起来，扑到窗户跟前，跪在窗台上，歪着小脑袋从窗纸上的破洞里朝外看，还嚷着：“嘿——西边天上放红光啦！”

这一说不要紧，招得炕席上的几个孩子也扑到窗户前头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在窗户上找破洞朝外看。有的干脆用手指头抠〔kōu〕洞。

大锁儿的奶奶手里拿着笤帚疙瘩，拍打着自己的

破棉袄大襟，说：“哎呀我的小祖宗们，我的窗户纸快成筛子啦！”

大锁儿一撩被子，坐起身来，也要往窗台跟前爬。猛听得窗台边的二丫头吃吃地笑，这才想起自己光着屁股哪。他灵机一动，就势将被子裹到身上，自己就象烙饼卷大葱似地只露出个小脑袋。他急忙挤到伙伴中间：“让我看看！让我看看！”

“咕——咚！”“咕——咚！”西边传来两声闷雷似的炮声。

大锁儿说：“我猜呀，这是迫击炮，准是咱县大队的！”

“嘎——咕咕咕！”“嘎咕咕咕！”……

“这是水机枪！”几个人同时喊。

小杨庄的孩子们，管那粗管的重机枪一直叫水机枪，因为听县大队的战士说，有时枪筒打热了，要往枪管外的套子里灌水。

“叭——蓬！”“哒哒哒……”……

“这是三八大盖！”二牛说。“不是，是七九式！”大顺子粗着脖子跟二牛争起来。

金四把到院里听了一会儿，回来对大伙说：“听枪声也就十来里地，我估摸，准是咱们的县大队打县